

【梁羽生小说全集】

风云雷电

梁羽生
著



梁羽生小说全集

风云雷电

【下册】

(香港)

梁羽生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云雷电 / 梁羽生著. — 广州:

广东旅游出版社; 花城出版社, 1996.3 (2009.5 重印)

(梁羽生小说全集)

ISBN 978-7-80521-635-5

I. 风… II. 梁… III. 侠义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40686 号

纵横天地网: www.tiandibooks.com

作 者: 梁羽生

责任编辑: 姚 芸 丁树伟

装帧设计: 区 洋 蔡 徽

制 作: 黄桂玲

出 版: 广东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

地 址: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

邮 编: 510600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深圳市彩美印刷有限公司

地 址: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坂田光雅园彩美印刷大厦

960 × 1240 毫米 32 开 33.25 印张 922 千字

1996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5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521-635-5/I·255

定 价: 75.00 元 (上、下)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。



第三十二回 作法自毙

杨浣青把西门柱石说过的话拿来“回敬”他，这正是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，弄得西门柱石难堪之极。罗浩威在旁哈哈大笑，心里想道：“怪不得人家叫她做小魔女。”

西门柱石如何肯喝这碗毒酒，恼羞成怒之下，一个缩身，伸手抓那海碗，喝道：“小魔女，我与你拼了！”

他本来想要抓起那碗毒酒，向杨浣青泼过去的。哪知他的手指尚未碰着碗边，陡然间微风飒然，杨浣青已是骈指如戟，点到他的脑后。

脑后的“风府穴”，乃是人身死穴之一，西门柱石焉敢给她点着？幸而他的武功也是委实不弱，一觉脑后风生，立即斜身一跃，这才堪堪避开。

杨浣青道：“哪里跑？”如影随形，跟踪追上，西门柱石一个盘旋，脚跟未转过来，反手就是一掌。掌心漆黑如墨！

罗浩威叫道：“小心毒掌！”杨浣青笑道：“放心，他的毒掌如何伤得了我？”话犹未了，只听得“啪”的一声响，西门柱石的脸上已是一片鲜血，原来杨浣青笼手袖中，用袖子打他耳光的。袖子虽是柔软的布质，但杨浣青打下去的劲道却是非同小可！

西门柱石发了蛮劲，和身扑上，左掌一弯，五指成钩，来撕杨浣青的袖子，右掌平推，指骨凸起棱角，自下而上的反击过来，合成了一招“烘云托月”。准备一掌击空，立即用指骨击打她的胸口穴道。这完全是拼命的打法。

杨浣青心里想道：“你不拼命，或许还可以打得久些。”要知高手搏斗，最忌气躁心浮，双方功力相若，那还罢了，如今是杨浣青的本领比他高明得多，他这一拼命打法，当然就只能自促其败了。

杨浣青不慌不忙的一抖衣袖，西门柱石未能撕破她的袖子，手腕却已给她衣袖束住，只听得“咔嚓”一声，杨浣青一招斩“龙



手”，疾劈下去，把他左手手腕关节劈碎，一条左臂脱了臼，软绵绵的垂下来。

杨浣青缚着他的左臂，好像牵一条羊似的把他牵到桌边，托他的下巴，西门柱石禁不住张开了口，杨浣青喝道：“喝下去吧！”一碗毒酒，全都灌进他的口中。这才把袖子一挥，解开他的束缚。

西门柱石面色惨白，连忙把手指挖进喉咙，大呕特呕。杨浣青斥道：“臭贼，你弄得这里臭气熏天，是不是想我杀你！”西门柱石瞿然一省，听出了杨浣青并无杀他之意，连忙夺门飞逃。他自己有解药，不过喝的毒酒太多，最少也得一年半载方能复原的了。

罗浩威笑得打跌，说道：“杨姑娘，你这一招真绝！”

杨浣青笑道：“小心，莫踩着那臭贼呕出来的脏东西。唉，那臭贼弄脏了人家的地方，只好由我来认晦气啦。店家，请过来。”

店主人抖抖索索地走过来，杨浣青说道：“对不住，弄脏了你的地方，又打坏了你的东西，这锭银子，给你当作赔偿。”

店主人不敢要，杨浣青强他收下，笑道：“我又不是强盗，打坏了你的东西怎能不赔？”店主人战战兢兢的收了银子，问道：“那个‘臭贼’可是官府的人？”杨浣青道：“你放心，我没有将他打死，就不会连累你的。”原来杨浣青饶了西门柱石一命，正是为了不想连累店主人之故。

杨浣青和罗浩威走到无人之处，方问他道：“你到哪里？”

罗浩威道：“我正是奉了帮主之命，准备到凉州帮忙你和杨大哥救耿公子的。你和杨大哥会了面没有？耿公子有何消息？”

杨浣青先答后一问题，说道：“耿电三天之前已经脱险了。”

罗浩威大喜道：“真的。但我从山上下来，一路之上，可没有碰见他们。”

杨浣青道：“或许他们根本就不是上祁连山吧？”

罗浩威诧异道：“他们？是谁和耿公子一道？”

杨浣青道：“是凉州总管的千金小姐。”

罗浩威蓦地想起一事，叫起来道：“原来他们是一男一女，这就对了”。





杨浣青道：“什么对了？”

罗浩威道：“三岔路口对边的一座山坳，有家猎户，是我们的人。今天大清早，他们看见一男一女在一条很少人知道的可以通往后山的山路上飞跑，一转眼就不见了。他还恐怕是敌方奸细，想要偷入后山呢。这一定是他们了。”

杨浣青道：“你怎么拿得这样准，敢说定是他们？”

罗浩威道：“我和耿大哥虽然相处不久，却可说是相知甚深。他既然脱了险，那就一定是上祁连山。只有那位李小姐不肯跟他上山，他是不会和那位小姐跑到别的地方，叫大伙儿担心他的。”

杨浣青面上一红，心里想道：“罗浩威都能这样相信他，我是忒多疑了。”当下笑道：“听你这么说，那位李姑娘亦已是跟他上山的了。那条路我不熟，你能不能给我带路，去找他们？”

罗浩威觉得她说得有点奇怪，笑道：“我正是为了耿电而来凉州，当然是要找他的了。”言下之意，你何须多此一问。

杨浣青说道：“还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，所以我的意思只是想让你给我带路。走上那条路之后，倘若能够很快找着他们，固然很好；倘若找不着，你就不必耽搁时间了，那时我已经知道怎样走法，我可以单独去找他们。”

罗浩威道：“你说的那另一件事情是什么？”

杨浣青道：“你刚才不是问起你的杨大哥么？我说的就是杨守义和白坚武的事情。”

罗浩威道：“对，我正要问你，他们怎么样了？”

杨浣青把白坚武的劣行以及一切可疑之点都告诉了他，听得罗浩威目瞪口呆，半晌说道：“二哥会投降敌人，不至于吧？”

杨浣青说道：“你的杨大哥就是因为不相信我的话，所以又再跑回凉州去了。我正在为他担心呢。”

罗浩威回想起那晚的事情，心里想道：“那晚冀北双雄和陕中双煞来向白二哥寻仇，事后大哥问他原委，他的神情甚是不安，我还只道他是身上受了伤而又心中气愤的缘故。现在看来，只怕他当真是为了做过亏心事的缘故了。还有更可疑的一点是，他受了伤，大家都很关心，只有耿电显然对他冷淡，而且那晚耿电和



我说话，也隐隐透露出对白二哥须加防范的意思。耿电是非常重视友情的人，决不会无缘无故对白二哥这样。”

杨浣青笑道：“你还是不肯相信我的话么？”

罗浩威说道：“若是别人说的，我定然不信。是你说的，我不敢不信。你想要我怎样做？”

杨浣青道：“我想要你到凉州去劝你的杨大哥。”

罗浩威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杨大哥极重手足之情，但他也是一个老成持重的人。他既然说了要回去查明真相，那就决不会鲁莽从事。我还是待找着了耿公子之后再去凉州吧。否则我也放心不下。”

杨浣青道：“对，现在该你说一说山上的情形了。和官军打起来没有？”

罗浩威道：“还没有。不过官军已经进入前山了。我是仗着熟悉地形，一路避过官军，才能跑到这里来的，后山是否也有他们的人埋伏，我不知道。所以非找着了耿公子实是不能放心。”

杨浣青说道：“好吧，既然如此，咱们见着了耿电再说吧。”

两人转入后山僻路，只见一处处丛莽密菁，荆棘满道。杨浣青道：“这条路恐怕很久没人行走了，若非有你带路，真不知如何寻觅。”

罗浩威道：“这条路本是山中的猎户开辟的，自从耶律元宣和我们的青龙帮先后上了祁连山，官军常来骚扰，猎户也不能安居，搬往他处了。不过官军也似乎始终没有发现这条路。”

杨浣青摇了摇头，叹道：“古人说苛政猛于虎，这话当真说得不错。”

不知不觉已是黄昏时分，罗浩威抬头看看天色，说道：“彤云密布，看样子今晚恐怕会有一场大雨。”

杨浣青道：“那位李姑娘是千金小姐，一定要找地方避雨，咱们倒可以趁这机会，追上他们。”

罗浩威笑道：“我是粗生粗野的穷人孩子，冒惯了风雨的，你不怕雨淋，我更不怕。”

走了一会，果然下起雨来，树林里一片漆黑。杨浣青想起那



晚和耿电在荒山避雨的事。心里想道：“今晚也是一般情景，但和他避雨的人已经不是我了。”心事如潮，一个疏神，踩着一块长满苔藓的石头，险险摔了一跤。

罗浩威连忙拉她一把，说道：“小心，路滑得很。我拉着你走吧。”

杨浣青定了定神，说道：“用不着，我小心一点也就是了。”

罗浩威面上一红，放开了她的手，心里想道：“她轻功极是高明，本不应该摔这一跌，莫非是在想着什么心事？”

杨浣青道：“咦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，是在想着什么心事吗？”

罗浩威道：“没有。我是以为你在想着心事呢，所以不敢打扰你。”

彼此都在猜疑对方怀有心事，杨浣青不觉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倒是我猜错了，你猜对了。”

她直认不讳，罗浩威心头卜通一跳，说道：“杨姑娘，你在想些什么，可不可以告诉我？”

杨浣青道：“也没什么。我想问你一件事情。”

罗浩威道：“请说。”

杨浣青道：“耿电和你交情很好，你们一路同行，他可曾经和你提过我么？”

罗浩威道：“有一天晚上，也是下着这样的大雨。我们和耿大哥在一座破庙躲雨，他第一次谈起了你，我才知道你们两家的关系的。”

“啊，他怎么说？”杨浣青心头鹿撞，暗自思量：“我与他有婚约之事，不知他知不知道？是否已经和罗浩威说了？”罗浩威道：“他是触景生情，想起小时候曾在你的家里度过的那些雨夜。他还记得住的是破屋，一下大雨就十分狼狈！大家忙着补漏。杨姑娘，我不知道你小时过得这样苦，和我也是一样。”他不知不觉又说到自己身上来了。

杨浣青笑道：“我可不喜欢多说我的事情，不过我倒想知道他还说了我一些什么？”

罗浩威瞿然一省，说道：“对，咱们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吧。”



他想起小时候的事情，很感激你的父母。后来知道你爹爹已经去世，更是十分伤感。”说至此处，接着笑道：“那时他还不知道有一个你呢。他问起你家里的人，我才告诉他的。现在我才知道，原来就在那天晚上，我和他说过这话不久，你和他就认识了。”

杨浣青笑道：“他离开我家，我还没有出生，他当然不会知道我了。他还说了些什么？”

罗浩威觉得有点奇怪：“为什么她对耿大哥说过的话，要听得这样仔细？”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对，他还说这次到北方来，有两桩最紧要的事情。一桩是找我们青龙帮的龙帮主，另一桩就是奉了父母之命来找你！”

杨浣青又惊又喜，又是害羞，红了脸说道：“你不是说他根本就不知道有我这个人么？怎的又奉父母之命来找我了？他这父母之命是、是——”她只道这次定是提到婚约的事无疑，说到此处，不好意思地着痕迹地问下去，说了两个“是”字便无下文。幸亏天黑如墨，她满面羞红，罗浩威也看不见。

罗浩威笑道：“他说他曾受过你家大恩，故而奉了父母之命，必须找着你家的人。虽然他不知道你，但他要找的可不正是你吗？我想这些话他也应该早就对你说过了吧？”

杨浣青大失所望，说道：“没有了么？”

罗浩威想起耿电要想撮合他与浣青一事，不由得脸上也是发起烧来。好一会子，缓缓说道：“没什么了。不过有一件事，我要向你道歉，求你原谅。”

杨浣青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什么事情？”

罗浩威道：“我把你教过我刀法的事情告诉了他。因为他问起我怎样认识你的，我可不能捏造事实，胡乱骗他。”

杨浣青淡淡说道：“师父虽然吩咐咱们不可告诉外人，但告诉耿电，我想是无妨的。”

黑暗中罗浩威看不见她的脸色，但从她的平淡的语调之中，却也听出了她好似带着几分失望的心情，不觉怔了一怔：“她究竟想要知道什么呢？”

虽然有点猜疑不定，不过罗浩威的心情也还是兴奋的，当下





说道：“是呀，龙帮主创立本帮，本来就是奉了耿大哥的爹爹之命的。龙帮主还准备把帮主之位让给他呢，他当然不是外人。杨姑娘，我，我——”

杨浣青道：“咦，你怎么啦？有话就说吧。”

罗浩威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向她试探，说道：“耿大哥也曾和你谈起我么？”

杨浣青道：“他说你是他最要好的一个朋友。”

只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，罗浩威当然是不能满足的，不过，杨浣青已是意兴索然，罗浩威自也不好意思喋喋不休了。

两人在风雨之中默默无言地走了一段路，杨浣青忽说：“浩威，你瞧，那里好似有一点火光。”

罗浩威定睛看去，果然看见黑黝黝的松林里隐现着一丝光亮，大喜说道：“一定是他们躲在那里避雨了。下着大雨而有火光，他们可能是躲在一个山洞里。”

杨浣青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咱们还是谨慎一点的好。让我过去先看一看，你在这里给我把风。若是敌人的话，咱们也好有个照应。”

罗浩威道：“对。到底是你的心思更为缜密，计虑周详。”他可不知杨浣青是另有心思，不愿意有他在旁的。

杨浣青施展超妙轻功，悄悄地走近那个山洞，心里想道：“且听听他们说些什么？嗯，他有这样一位漂亮的千金小姐作伴，大概是不会再想起我了？”

不料大大出乎她的意外，耿电和李芷芳在山洞里正在谈论着她。

杨浣青这才恍然大悟：“原来他并非不知道有这婚约，他是误会我和罗浩威了。哼，他当真岂有此理，怎能这样，小心眼儿，有话藏在肚子里也不说出来！不过，这位李姑娘对他一往情深，我在这个时候闯进去也是不好！”这刹那间，杨浣青又是气愤又是心酸，不假思索地扭头就跑。

耿电看见她的影子从洞口掠过，虽然看不清楚，却已料想定然是她无疑了，当下也就不假思索地追了出去。



雨势已经渐渐小了，但阴云未散，十步之外的景物仍是一片模糊。幸而耿电轻功超卓，一发现人影从洞口掠过，立即就朝着那个方向追下去。追了一会，前面一条黑影已是隐约可见。耿电叫道：“是杨姑娘么？”

杨浣青心中一片茫然，跑了一会，这才发现方向错了。罗浩威是在东边等她的，她却跑到西边来了。

两人轻功本在伯仲之间，但杨浣青因为心绪不宁，终于渐渐给耿电追上。

听见耿电在呼唤她，杨浣青呆了一呆：“我是见他呢，还是不见？”心中大感踌躇，一时间竟然不知如何是好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她稍一迟疑，耿电已经来到了她的面前，大喜叫道：“青妹，果然是你！”

杨浣青犹有余愤，不自觉的用力一推，冷冷说道：“你还跑来追赶我做什么？”

耿电冷不及防，几乎给她推倒，他是身具上乘武功的人，本能的在身形侧俯之时反手一抓，握住了杨浣青的手腕。这刹那间，杨浣青忽地瞿然一省：“我怎么可以对他这样？”也是不自觉的就抓牢他，将他拉了起来。

两人同时抓着对方，两下一凑合，身子已是贴得很近，耳鬓厮磨，气息可闻了。

杨浣青面上一阵红，连忙甩开耿电的手，退后一步。

耿电说道：“青妹，我做了什么错事，你生我这样大的气？”

杨浣青冲口而出的就说道：“你，你全都弄错了！”话出了口，这才后悔：“我不该说得如此直率！”

耿电怔了一怔，问道：“我弄错了什么？”

杨浣青话已经出了口，心里想道：“索性我就和他明说了吧。”咬一咬牙，低声说道：“你，你们说的话我全都听见了！”她心里想要把话说明，但结果也还是只能说到这个地步。

耿电又惊又喜又是尴尬，说道：“我说的话你都听见了，那么，你，你也知道——”他想说的是婚约之事，但急切之间，却是讷讷不能出之于口。同时他对杨浣青那句话的意思，一时之间



也还是未能弄得明白，不觉想道：“她说我全弄错了，是指婚约而言呢？还是指我说的她和罗浩威之事呢？”

杨浣青转过了脸，说道：“罗浩威也来了，他在那边。你，你可以去问一问他，我，我和他的交情是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样？”最后那两句话，她说得好像蚊叫一样，风雨声中，耿电凝神细听，也还是听得不怎么清楚。

耿电凝神细听，本来是要听杨浣青说些什么的，却忽地隐隐听得金铁交鸣之声，正是从东面传来。

耿电吃了一惊，连忙问道：“罗大哥可是在那一边？”

杨浣青说道：“不错，正是你指的这个方向。啊呀，不好！”此时她亦已听得金铁交鸣之声了，连忙说道：“一定是他碰上敌人了，咱们快点过去看看。”

李芷芳的轻功远远不及他们二人，出那山洞之时，又迟了一步，跑到外面已经不知耿、杨二人的去向。

天黑如墨，李芷芳独自在密林之中，不觉有点害怕，想道：“那人若果当真是小魔女，耿大哥还会不会回来呢？唉，他心里还是记挂着那个小魔女！”

李芷芳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只好凝神静听，希望能听见他们的声息。她听见了金铁交鸣之声从东面传来，立即朝着那个方向跑去。她所在的地方距离罗浩威较近，因此虽然她的轻功较弱，却是她最先赶到。

那两人使的都是快刀，李芷芳走近了看，只见刀光如雪，两条黑影搏斗得正是十分激烈，一时间却还未能看得清楚是什么人。

李芷芳又惊又喜，心道：“这两个人似乎都是男子，小魔女可不在其内。咦，但他们又不像是耿大哥。”

心念未已，天空忽地闪过一道电光，其中一人“啊呀”一声叫道：“小姐，快来！”

李芷芳呆了一呆，这才知道自己猜想的完全错了。

原来这个人名叫李平化，乃是她的家将，而且是他哥哥倚为



心腹的家将。

“李平化跟哥哥去攻打祁连山，怎的会在这里？莫非哥哥出了事了？”在那电光一闪之间，李芷芳已经看见李平化给那人杀得手忙脚乱，形势十分危险，当下无暇思量，立即拔刀助战。

罗浩威看见对方来了帮手，心里想道：“他们不知还有多少人，须得快刀斩乱麻才行。”李芷芳不知道他是耿电的朋友，他也不知道李芷芳是谁，电光一闪即逝，两人在黑暗中交起手来。

双方使的都是奇怪的刀法，闪电般过了十数招，都是不由得心头一凛，李芷芳心道：“怪不得李平化不是他的对手，这人的刀法使得比我还快！”罗浩威初时见她是个女子，还不怎样在意，此时亦是暗暗吃惊，想道：“这女子的刀法倒是不可小觑！”

两人的刀法各有千秋，李芷芳的身法比较轻灵，但罗浩威夜战的经验却是比她丰富。

李芷芳唰唰两刀，分刺罗浩威两胁，罗浩威转不过身来，横刀向前一扑。李芷芳情知对方欺负自己力弱，心中气恼，却也无可奈何，只好退开一步，迅即揉身而上，绕到他的侧面，刀锋直指他的耳后的“风府穴”，罗浩威早料到她有此一着，一个沉肩缩肘，挥刀反劈她的肩头。双方各自抢攻，一口气交换了数十招，漆黑的树林中，只见刀光闪烁，人影穿梭，李平化插不进手去，但觉招招都是拆得令他惊心动魄。

剧斗中罗浩威快刀如电，倏地划了一道圆弧，这一招有个名堂，叫做“夜战八方”，本是对付敌人围攻的以攻为守的招数，但在单打独斗的情形之下，却变成了封闭敌人前后左右退路的纯粹攻招。

罗浩威猛地喝道：“撒刀！”只听得“当”的一声，双刀相磕，火花四溅，李芷芳气力远不如他，兵刃果然脱手。

罗浩威腾出左手，正要擒她。不料李芷芳也是蓦地喝道：“撒刀！”罗浩威持刀的右手虎口一麻，他的长刀果然也是应声坠地。

原来李芷芳使的乃是败中求胜的一招险招，她的气力不及对方，身手却比罗浩威灵活，刀一脱手，立即欺身进招，乘着罗浩威得意之际，一指点着了罗浩威的脉门。



罗浩威一声大吼，左臂一弯，抱着了李芷芳，右手反手一抓，登时也把她的左腕抓着。不过他一条臂膊颇感酸麻，十分气力，只能使出七分，急切之间，却也不能把李芷芳拿下。

李平化见小姐被擒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提起月牙弯刀，要劈过去。罗浩威脚跟一旋，他的左臂还是抱着李芷芳的，这轻轻一转登时也把李芷芳的身子转了过来，对着李平化的刀锋，喝道：“你斫！”

李芷芳有生以来，哪曾有过和男子这样贴近的，不禁又羞又气，喝道：“你放不放手！”

罗浩威瞿然一省，想起对方是个女子，不由得也是满面通红。但此时双方都已失了兵刃，罗浩威已经见过她的本领，放开了她，只怕拳脚上未必是她对手，何况她还有一个家将拿着月牙弯刀在旁虎视眈眈。

这刹那间，罗浩威不知是放她的好，还是趁着自己正在大占上风的时候，将她擒了再说的好。就在此时，忽听得有人叫道：“三哥放手，她是自己人！”跟着一个女子的声音叫道：“罗大哥，这位是李姑娘，不可对她无礼！”

不用说来的当然正是耿电和杨浣青了。

罗浩威吃了一惊，忙把李芷芳放开。耿电擦燃火石，把掉在地上的两把刀拾了起来，分别交给他们。

李芷芳心头犹自有气，接过了刀，向罗浩威怒目而视。

耿电说道：“这位李姑娘是凉州总管的千金，她和她的哥哥都是在暗中帮忙咱们的。这次我更是多亏了她，方能逃出性命。李姑娘，他就是我和你说起的那位罗浩威罗大哥了，他是我最好的一位朋友。”

罗浩威听说她是耿电的恩人，忙即抱拳赔礼，说道：“我不知道是李姑娘，适才多有冒犯，请李姑娘千万见谅。”

李芷芳一来见他赔了礼，二来又已知道他是耿电的好朋友，心中的怒气也就渐渐消了，说道：“刚才我没有查问清楚，就和你动手，也有不是之处。”

李平化跟着上来与罗浩威重新见过了礼，说道：“我以为你



是完颜豪的手下，暗地来跟查我的行踪，这才真是我的鲁莽了。”

罗浩威笑道：“我也以为你是暗中伏击我的鹰爪呢。”

耿电哈哈笑道：“不打不成相识，大家都是误会，揭过了也就算了。不过我有一事未明，想向李大哥请教。”

李平化是和耿电见过面的，当下躬腰说道：“不敢当。不知耿公子欲知何事？”

耿电说道：“你不是随军出发的吗？怎的却独自一人在这里？”

李平化道：“我是奉了少主人的密令，偷回凉州的。”

耿电说道：“你们的公子和完颜豪、翦长春他们闹翻了吗？”

李平化道：“这倒没有。”

耿电说道：“然则你何以害怕完颜豪的人跟踪？”

李平化道：“虽没闹翻，不过我们公子的处境也是颇为危险，我这次偷回凉州，若是给他们的人知道，只怕也会连累公子。”

李芷芳大吃一惊，连忙问道：“哥哥出了什么事了？”

李平化叹了口气：“这个，说来可是话长——”

此时雨势已小，但还是淅淅沥沥的下个不停。耿电笑道：“既是说来话长，大家回到那个山洞烤火再说吧。”各人刚才在大雨之中奔跑，衣裳都已尽湿。

李芷芳和杨浣青并肩同行，不由得心乱如麻，不知和她说些什么话好。

杨浣青道：“李姑娘，那天晚上，我到过你的府上，不过当时却是不便和你相见。但好在咱们还是见着了。”

李芷芳回想起那晚的情形，甚是尴尬，说道：“杨姑娘，你的轻功真是令人佩服，当时耿电说是外面有人偷听，我还不相信呢。”

杨浣青道：“你待耿大哥这样好，我也很感激你的。”

李芷芳脸上一红，心里又不禁有点酸溜溜的感觉，想道：“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，不是分明在向我暗示，她和耿电的关系比我更为亲密吗？”

雨已停了，李芷芳抖落衣裳上的水珠，笑道：“杨姐姐，你们



真是太客气啦，罗大哥刚才已经向我道过谢了。”她特地把杨浣青和罗浩威算是一边，当成杨浣青是因为罗浩威和耿电是好朋友的关系才向她道谢的。她心里也希望真是这样。

杨浣青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罗大哥的父亲是我师父的至交，家父和耿大哥的父亲也是至交，不过我们以前都不知道。嗯，世上往往有许多出人意料的事情，事前实是无法预知的，好像我碰上耿大哥就是这样。耿大哥和青龙帮的渊源极深，罗大哥当然是应该多谢你的，但我也应该多谢你呀！”

这番话说得甚为含蓄，但话中有话，却也不难索解。她是把自己和罗浩威分开，罗浩威是为了青龙帮的渊源感激李芷芳救了耿电，她则是为了和耿电两代的交谊感激于她，虽然没有说出婚约之事，但已是十分明显的表示了她和耿电的交情实不寻常了。

这番话她固然是说给李芷芳听的，也是有意说给耿电听的。耿电正在前头和罗浩威边走边谈，也不知是听见了她的说话而受震动还是偶然的失足，身子突然颤抖一下踩着一块石块，一只脚陷入泥沼之中，污泥掩过他的脚背。

罗浩威却没有留意杨浣青的说话，看见耿电突然失足，不觉怔了一怔，正要过去拉他，耿电已是把泥足拔了出来，苦笑着说道：“黑夜里的路真不好走，好在现在天快亮了。”

罗浩威怔了一怔，心里想道：“奇怪，他怎的和浣青刚才一个样子，好像是心神莫属而险些摔跤的。他们的轻功可都比我高明得多呀，即使不习惯走这样泥泞的路，按说也不该弄得如此狼狈。”

洞口的火光已经看得见了，耿电笑道：“罗兄放心，我不会再失足了。”走得很快，不一会儿，便到了那个山洞。

东方吐出了鱼肚白，雨也早已停了。山洞狭窄，耿电把那堆火移出来，五个人在洞口围着火席地而坐，李平化开始讲述李学松在祁连山上的情况。

“少主人的处境相当危险，他名义上是担当先锋，可是却没有一点权柄，对他的部下，他也难以号令！”李平化说道。

李芷芳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

李平化道：“老大人派了延寿三叔做他的监军，说是恐怕他少不更事，故而下手令，要他军中诸事都得听从三叔之命。”

耿电说道：“你们这个‘三叔’是个怎样的人？”

李芷芳噘着小嘴儿道：“什么三叔，我一提起他就讨厌。他和我的爹爹是要算到五代以外才同一远祖的疏堂兄弟，为人最爱巴结权势，以前在我们家里帮闲，对我们兄妹，都不敢叫做侄儿侄女而是叫做少爷小姐的，哼，他现在倒管束起我的哥哥来了。”

耿电说道：“令尊精明能干，他既然是这样一个趋炎附势的小人，令尊何以又会重用他呢？”

李芷芳道：“金国灭了我们辽国，他是皇族之中第一个跑去巴结完颜长之的人，爹爹接受金国的官职，也正是他从中穿针引线的。故而爹爹一做了凉州总管，他也跟着就抖起来啦。”

李平化道：“我也讨厌他。不过他总是少主人的尊长，又是持有老大人的手令来做监军的，少主人可不能不听从他的管束。”

李芷芳道：“他纵然作威作福，也总不敢加害哥哥吧？何以你说我的哥哥处境相当危险呢？”

李平化道：“还有一个人跟着你的哥哥，你的哥哥到什么地方，他都不离左右。这个人名义上是你哥哥的随从，实际上当然是奉命来监视你哥哥的了。”

李芷芳道：“哦，有这么一个人？他是奉谁之命？”

李平化道：“这个人就是完颜豪带来凉州的那两个随从之一，他名叫郑友宝。”

罗浩威道：“怪不得我们那天只碰见西门柱石，原来郑友宝是担当更重要的任务去了。”

杨浣青道：“郑友宝和西门柱石是完颜豪的左右手，听说他的武功比西门柱石更胜一筹。”

李平化道：“就是呀，延寿三叔不敢加害少主人，他却是毫无顾忌的。少主人本来计划要和青龙帮暗通消息，他却形影不离的跟着少主人，少主人如何还敢轻举妄动。你说这个处境是不是相当危险？”

李芷芳道：“那么哥哥现在是用什么办法对付他？”

